

# 西堂雜組二集 卷二

長洲尤 僖悔菴譏

## 序十四首

賀朱文祐兵備薈浪序

天下之險嘗在西北北莫雄于遼蔚西莫壯于甘涼皆金壇玉帳虎視鷹揚之地故才智之士每抵掌而馳非若江淮河洛之間早衛晏罷供使君坐嘯而已若我文祐朱公自深州守來刺北平甫載餘遂持節于西涼宦游所歷多在邊塞何其艱哉蓋公以三韓少年負駿偉之略而又爲名家子如晨之有憩彬之有璋朝廷以爲北門鎖鑰非公不可予以吳儂岸幘風幕間從公于車馬之後而見其追星逐電關弓作霹靂聲雖王良之御養由基之射不異過也復從公于觴咏之餘而見其撫絃動操剪燭彈棋有燕寢凝香之樂

雖祭遵之雅歌謝安之賭墅殆兼之矣若夫保障吾土撫宇吾民能使滿漢之情悉調兵民之所皆得故此邦之人沐浴膏澤喁喁然如飛鳥之依乃天子廉其績以璽書命公分陝于莊浪蓋特擢也然孤竹子弟莫不截鐙留鞭有奪我公之恨惟予亦輔車失倚思所以借寇者不能抑固私也于公何有哉虞翻謂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公以壯盛知慧策勳于竹帛攬轡登車澄清萬里朔方之人碑去思西陲之人歌來暮矣吾聞玉門關班掾封侯之處也焉支山霍嫖姚之戰場也張掖燉煌則張騫開西域之郡也武威姑臧又任延孔奮之所治也古人遺蹟往往存焉公行矣樹龍節于崆峒揚虎韜于嘉峪其功名亦何可勝道哉

賀金亦菴左藩序 題福星圖

金陵江左一都會也鍾山高揭大江東流青溪白石昔人躍馬麾扇之處遺

跡存焉功名赫赫若前日事今雖列爲郡縣而華實之毛包有上腴屏翰其地者顧不重其人哉康熙乙巳皇帝御極之四年特簡宛平金公爲左布政使來司是邦王若曰江南貢賦甲天下其與我承流宣化者惟方伯是賴汝往欽哉無廢朕命命下之日朝士大夫交相慶曰東南民力竭矣以我金公墳撫之上不病國下不病家庶幾哉迄可康息乎時公分轄山右山右之民東向而懲曰此我公也爾何奪之百計遮留臥其車下不得去江南之民聞之亦西向而笑曰此我公也爾何有焉蓋至丙午秋七月歲幾一周始克來上甫入境壺漿相接也父老扶杖兒童騎竹馬從之曰我公來耶來何暮也于時有歌鹿鳴而至者曰朝廷方新甲令以策論選士是役也得公提調之吾輩其彈冠乎嗣則有歌鷹揚而至者曰公雖儒者胸有甲兵我左執鞭弭而右屬鞬鞬非公進退無所稟命焉其督撫長官識公者以語參佐曰夫夫

曰吾請爲公圖之子盍爲我賦之予乃賦金陵之詩凡六章章八句

金陵之山天闕巖巖君子至止錦衣繡弁大車班班良馬如翰徵我彊土南  
國是藩一金陵之水天塹瀾瀾君子至止玉佩珠履狐裘黃黃顏如粉米經  
我室家南國是紀二王命金伯往宣南邦輦車驪駕以轉餚糧無怨無怒筐  
篚用將穀我士女實我戎行三金伯出牧秦淮之濱桁開朱雀湖泛玄武黔  
黎載塗前歌後舞車如景風馬如甘雨四彼有旨酒此有羔羊吹笙歌瑟來  
躋公堂公也少年膂力方剛作我父母眉壽無疆五入覲天子交贊爾德告  
于文人百辟其式錫之旂章朱袞赤舄無以公歸永綏南國六

送韓中丞還朝序

吾嘗讀大雅韓奕之詩而有歎焉蓋尹吉甫爲宣王錫命韓侯作也其首章  
曰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

何然跡其八年之中上會計也紀在司農練軍實也書在司馬奏爰書也載在司寇導水利也策在司空于是冢宰上之天子褒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其勳勞之大有表表在人耳目者且跡其八年之中士之子咏于庠農之子休于野商之子樂于途工之子嬉于市官與吏無不習也將于卒無不奮也婦于子無不甯也攀轅之日執瓣香而跪送者千萬人有歎息泣下者非公德澤之深何以得此于民哉公雖以吏議去官旋奉賜環之詔令將朝于京師彤廷之上必有康侯之錫視淑旂綏章之類蕃庶有加未足爲公侈也若吾吳士民仰公如慈父母焉以歲之不時簠簋不給于公之行無清酒百壺以爲公酌魚鱉筍蒲以爲公饌路車乘馬以爲公服惟塗歌巷舞聽與人之誦而已然度公之意固不以三公爲榮萬鍾爲富而以口碑在百姓者千秋之名爲不朽也以今揆昔與韓奕三章所得孰多哉然則韓侯雖賢不足以擬

公公其爲召伯平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公之撫吾吳者然也進之其爲周公平九叢之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吾吳之思公者似之矣

送吳太守歸康山序

東坡云唐無文章惟昌黎途李願歸盤谷序而已說者謂願親爲西平子勸業富貴天下莫敢望一旦歸隱盤谷爲人情所難昌黎爲文無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無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立言甚高以予考之西平十五子惟憇聽最賢愿在中下其爲宣武節度以性奢侈峻威刻賞激變軍士出犇貶知隨州未嘗有歸隱之事也不過豪華公子驕語清高而又借當時名士之文以附不朽然則願前所云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正其實事而後所云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灌清

舉以自潔乃寄託之辭耳是文也在愿固爲謾語而昌黎于是失言若予之送吳子菌次則不然吳子少而食貧讀書康山之麓其婦提籜出汲宛然鮑宣桓少君之風既而待詔金馬門授中秘書奉勅壠詞晉兵部尚書郎出守湖州馳驟功名者幾二十年無何罷官翩然將歸隱于康山與其婦一車兩馬棄紱佩而更負戴之服好事者繪爲畫圖以代年譜凡三十六幅而康山之游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矣溪岩無恙猿鶴依然卽二十年來廻翔仕路松風之夢固在吳子真不失故吾者豈與願之身魏闕而口江湖者同日語哉雖然予猶有疑焉吳子以廉吏被放漂泊無家近欲卜居吳市未具買山之資况康公舊業吾廬尙可問乎且吳子才名流播宮掖一旦天子讀子虛之賦召對宣室恐草堂之靈未敢以一丸泥封谷口也然則康山之隱誠未必亦如蓬萊弱水幾望見之而已其繪之畫圖者吳子不過託以自娛而

著之文章者予且蒙失言之誚安知今之康山不猶昔之盤谷而後之笑予不猶予之笑昌黎乎雖然予野人也爲吳子賦招隱幸其歸老于是以結吾侶焉故因其言而遂實之以當息壤之盟

宋荔裳文集序

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雖記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不檢下雖不爲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誠誠篤論矣歐陽子謂詩能窮人世之不工詩而窮者何限其顯當世成大名者又非詩之所能窮也太史公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其後復推言之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韓非因秦說難孤憤然則管仲晏子莊周列禦寇之書又何以稱焉賈生擬騷貶死長沙劉安曹植亦擬騷終享富貴賦之盛者兩京

三都不罹蓄患子虛長楊乃以受遇人主未可訾文章之不幸也顧有不可解者天地間水火刀兵刑獄竄謫饑寒疾痛呼號涕淚之事往往畢命于文人之身而其人平生嶽崎歷落之氣飛揚沉鬱之思亦若與之相遭焉礪而愈出或者無所歸咎遂謂造物忌才而造物者亦受其咎而不辭然則人禍天刑之說昌黎殆有感激而云然耶其不然耶以僕所見宋荔裳先生東海之偉人也其標格意氣風流交采竝足推倒一世自其家門鼎貴壯歲登朝出入郎署廻翔方岳可云仕宦之達而聲譽之隆矣然中遭兵燹播越無家數爲細人媒孽再繫西臺經年對吏南奔北走寄命羅網其顛踣跪跪跋胡疐尾之狀若日有疾雷擊其前而崩崖壓其上每當車騎雍容琴樽俯仰談笑未畢輒有物焉曳之而去聞者爲先生不平遂謂有奇才必有奇厄卽先生亦自疑此中有鬼豈吾以云云獲罪于天耶然先生之文用是日益奇亦

日益富嗟乎向使先生高步臺閣日食大官之俸醉飽欠伸不辨黑白雖一歲九遷豈足爲先生重耶又使今日先生懲前車焚硯瘞筆以待爵祿之至未必有大力者資之而趨也若是者文亦不工窮亦不通豈不悔其兩失耶且天何能窮先生先生雖刀俎在前謗書滿籖而意氣浩然顏色自若揮毫顧盼不覺更有旁人具斯以往雖涉川蹈火可也况以先生之才天將磨礪其筋骨冰雪其聰明使之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卽今天子開三館以修一代之史昌黎復起舍先生奚適矣區區窮愁著書之說曷足爲先生引平必如太史公所云則當世薦紳先生高冠長劍朱丹其轂者豈皆無文章以自表見耶若夫闔門仰屋一飽無時短褐長鑱忽焉將老天下之窮愁莫僕若矣而問所著書乃不得先生一字則又何也

蔣虎臣詩序

蔣子虎臣之詩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虎臣以弱冠之年對大廷登高第入直禁闈出典瑣闈一時意氣之壯豈不盛耶無何請急歸田杜門養疾日寢黃葉嚴事古先生時或溪山賓主漁樵間答絕無希微簪笏之色露于顏面抑何達也長安大道冠蓋相索牛溲馬勃之間金紫集焉設有瞬息休于里門則耳雷鼻火飲食不怡呵殿之聲形爲夢囉其去長林豐草惟恐不速以虎臣視之相越幾何哉高懷遠致穆然千古固合于詩人之道矣若夫今之詩人矜才調者守歷下鄉鄰爲金科鑿性靈者尊公安竟陵爲玉尺究之浮華熠耀如繡蜉蝣之衣虛影菟苗若刻羚羊之角兩者交病而已吾觀虎臣之詩衡連從合不拘一格大約稟制於杜陵而參以昌黎之奇昌谷之奧長慶之肆西崑之葩辟集千掖以成裘調百牢以爲饌而又未嘗斤斤焉字櫛句比曰是爲正宗是爲羽翼也是爲大乘禪是爲辟支果意匠經營自開戶牖

惟脫平畦逕之外斯游乎堂奧之中蓋虎臣之詩不學古而古莫加焉故曰天授非人力也或曰不然虎臣之詩本於家學者也楚珍先生嘗發爲鑄鉉鐙鎔之聲會轡而鼓不猶洋洋盈耳乎于是取怡曝堂集讀之信乎如或所云乃知根深者葉茂膏沃者光曠有本者如是然則予向者之言殆淺之乎測虎臣矣

漁洋山人集序

往予杖策走蜀齊道上每過郵亭野店輒有新城王櫟阮亭兄弟題詩詩既驚人而使筆斗大龍擎虎攫解鞍造食坐對移晷而不能去無何阮亭司理揚州數遣問訊卒卒不得往今乙巳春召入儀曹行有日矣予愀然曰及是不面交臂失之粟馬并程徑造其署適西樵亦從長安來握手談讌恨相見晚也阮亭出所刻漁洋山人集讀之瀾汗硯碎卽然足以駭矣復次王癸

甲三年詩而命序于予予方舌撻而不下其致序阮亭乎哉雖然吾疑之  
吾觀古之人不得志于時者往往自放於山巔永涯魚鳥之與羣而烟露之  
與處郭然無聊自吟自歎固其所也若夫高步巖廊之上驅車原隰之間雅  
頌之章十無一二其或新秋代序涉閱滋多性情以之變遷光景因而酬酢  
時有著書大抵歲晚之所爲作也何有弱冠登朝丁年佐郡篇什富于冊府  
筆硯登上名山者哉昔崔澄瀾暮出端門緩轡諷詩燕公見之歎曰文與位  
固可致其年不可及嗟乎阮亭之年于是乎不可及也已夫揚州東南一大  
都會也官其地者車馬相撞板笏相接判事之不遑何遑高賦哉乃阮亭岸  
幘嘯咏終日不輟一似杜門却軌幽居無事者之所爲况乎翹遊上京出入  
禁闈瞻北闕之崔嵬眺西山之蕭爽其所撰述不有十倍今日者耶此行吟  
山澤之夫所以望崖而返也夫若木之光非爝火之可奪滄溟之波非涔蹄

之可追輪囷之材非綱尺之可算然則予聞者於郵亭野店詫新城兄弟之題詩者其猶未免于管窺也夫

彭駿孫延露詞序

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曉風殘月子夜懊儂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詩以餘亡亦以餘存非詩餘之能爲存亡則詩餘之人存亡之也向讀彭子駿孫與王阮亭無題倡和歎其淫思古意兩玉一時阮亭旣官揚州駿孫有客信宿會鄒子程村初集倚聲于是延露之詞成焉然則延露者其無題之餘乎蓋維揚佳麗固詩餘之地也昔人謂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揚州至有人生只合揚州死之語不止三年一夢而已故登蕪城空賦西風殘照弔隋苑宣賦金鎖重門過玉鈎斜宜賦曉星明滅上二

十四橋宜賦衣染鶯黃載酒青樓鸞竹西鼓吹宜賦并刀如剪進雷塘看八  
月潮宜賦玉虹遙挂豈惟平山堂檻讓文章太守揮毫獨步哉楚大夫芳華  
竟體若無湘浦蘅蘭巫峯雲雨則九歌九辨何處生活今以駿孫之才江山  
助之折大堤楊柳對官閣梅花選樓公子盥手裝書殿脚美人畫眉捧硯宣  
其提柳扳秦含周吐李與紅杏尙書花影郎中平分風月則維揚固詩餘之  
地而彭子乃詩餘之人也有其地有其人有其人有其人有其人有其人餘詩  
乎寄語王鄒想當絕倒如饌者刻畫無鹽唐突西子斯又彭子之餘也已

王西樵炊聞扈語序

眉山二蘇風流競爽獨至填詞則丈六琵琶偏讓老鬚而穎濱不得一語以  
此定其爲兄弟耳邛鄉二王卽不然向讀阮寧衍波詞每出一語落落如有  
香氣閭當奴視七郎婢視清照今遇西樵于邗溝出炊聞扈語讀之靜情逸

思撮花草之標似未肯放阮亭獨步何也古人佳句多在歌眉舞袖酒粘花壓之間乃西樵羈繫請室八月南冠他人書空咄咄尙不能堪而弄筆所至與會乃爾觀其胸中蕭散若無一物以視鄒生書嵇生詩相去何如戲語阮亭君卽有廣陵十部鼓吹此事須輸阿兄一著或謂西樵方長齋繡佛盥寫名經不當讖此綺語耶不也天上無懵懂仙人西方豈有鈍根佛子設以炊聞卮語供養如來如來必且微笑以教迦陵諸鳥鶯子大弟和以微妙音樂百千天女皆以種種花香而散其處

曹顧菴南溪詞序

記二十年前與顧菴相樂也每當湖山譙集毫墨淋漓酒旗歌扇逢迎不暇此真少時之極致矣顧菴旣登上第直內廷簪筆視草蜚聲京洛忽以細故下吏放歸草廬而予樸被灌園已及十載握手相看顚毛半白回思二十年

前之樂恍焉如夢其能無慨于心乎獨詩歌興會至老不衰予間以花草之餘度曲梨園陶寫絲竹而顧菴出所著近詞一唱三歎遂使鐵板承前紅牙侍後狂奴故態吾兩人可相視而笑矣予惟近日詞家烘寫閨襜易流狎呢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顧菴獨以深長之思發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風徐舉秋高遠唳霽晚孤吹第其品格應在眉山渭南之間會須詞周柳爲小兒喰辛劉爲儉父予又何人敢與之較長掣短哉假使今日有上官昭容秤量天下則顧菴必受明月夜珠之寵而予則落紙如飛矣又使今日有旗亭妙伎雙鬟發聲則顧菴必墮黃河遠上之名而予且未得畫壁然則顧菴之詞予豈惟不敢望肩背雖欲品題甲乙亦不能贊一辭也蓋新城王阮亭亟稱之矣曰學士詞其源出于幽風一洗鄭衛予嘗以爲知言

### 倚聲詞話序